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:lswb-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城市笔记

卖老

□伍柳

以前,每天上班走在街上,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一边晒着暖阳,一边慢慢地聊天,那时还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加入这样的行列。

这一天毕竟来了。退休后,有了空闲时光,早晨起来,不再忙于奔向单位,可以慢悠悠地吃早点,慢悠悠地做家务,然后慢悠悠地逛街,逛累了,可以坐在街边长椅上晒晒太阳,听听旁边大爷大妈们聊天。

这天,几位老人聊起了各自的年龄。一位老人问另一位: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?”

“六十多。”

“哎呀,你多年轻呀!我都七十多了。”

这时,另一位老人对那七十多岁的老人说道:“你也年轻,我都八十多了。”

坐在一边一直没有插言的一位老人说话了:“你们都别卖老,我九十了,我看你们都年轻。”说着发出开心的笑声。

听着老人们的对话,我有些坐不住了。为什么?因为我心里隐隐有点惭愧。刚退休就觉得自己老了,这样的思想可是要不得。其实,和这些老人相比,我还年轻,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还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。不是有很多人在退休后重新规划生活,做了很多过去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情吗?现在有了充裕的时间,可以尽情地享用,把退休后的生活当做又一次成长的过程,这样才不负大好的时光。

想到这,我悄悄起身离开,不在这里跟着卖老了。真的,我现在还没有那个资格。

读书可以宁静
可以致远

□苗起端

受父亲的影响,我从小爱好画画、读书和写作,也爱跟着父亲学习收藏书,至今家里收藏的各类书籍有两三万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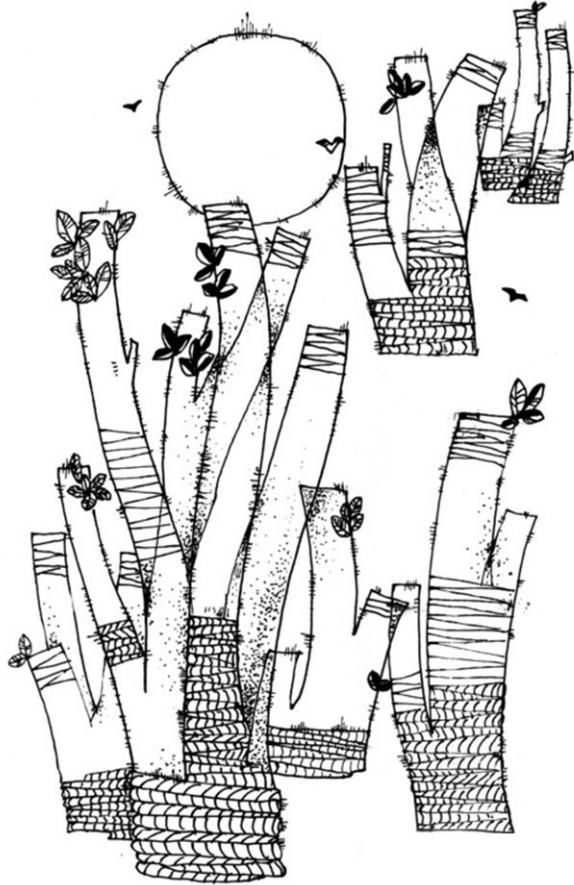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读书,曾国藩曾教导子侄:“一书不尽,不读新书。”即一本书没认真读完,理解其真正内涵,就不要开始读下一本,否则尽是浅尝辄止,走马观花。同时强调,读书应从容涵泳,略作札记。我对曾公十分钦佩,而对读书的体会却有不同想法。

所谓开卷有益,朱熹《观书有感·其一》曾言: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,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这是一首借景喻理的名诗,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,池塘并不是一泓死水,而是常有活水注入,因此像明镜一样,清澈见底,映照得天光云影,这种情景,同一个人在读书中悟出新知颇为相似,而这“活水”可能是另外一本新书,在前一本书中没有得到的真知,却在另一本书中顿悟。

只要是优秀传统书籍,无论文字风格和所言之物多有不同,但是所传递的精神和给我的启迪作用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中国几千来文脉相传的精神支柱,从未更改。

读书可以宁静,可以致远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和读书领域的拓展,更增添了我对中国文化自信的认同和自豪!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-sc-gh@sina.com联系



红树林的世界

□王国华

环。”

其实,所有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那些或缺的,都已经消失了。剩下的,在这个闭环中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大家互相依偎着。即便是你吃我,我吃你,也是依偎着。一荣俱荣,一毁俱毁。红树林则是地基,是引领者。

有一种海洋现象,名为鲸落。一条鲸鱼死了,坠入沉寂的、深深的大洋底部,成百上千种生物可以靠这具庞大的尸体存活。食肉者兴高采烈,食鳞者趋之若鹜,食腐骨者不紧不慢。百年时间,一代代繁衍生息。对那些短暂的生命来讲,这就是天生的古今多少事,都在笑谈中。终有一天,所有的所有,彻底被大海消化掉,只剩蓝色的海水在荡漾。

一棵红树即一头鲸鱼,从树上的叶子,到树干、树根,每个缝隙里都有生命在蠕动。一片红树林,便成一个宇宙。人迹到处,砍伐,损毁,伤害,明着的,暗着的,随时到来。人类的手段越来越先进和强悍,那些弱小的动物、微生物,哪怕貌似强大的植物,均不堪一击。它们又是强悍的,与风浪对抗,与海水的咸对抗,互相之间也依存,也互有攻防,维持着另一种平衡,自保生命痕迹。

红树轰然倒塌之时,即是跟随红树生活的万物灭绝之日,如远古的恐龙时代。有些研究中说挖掘的化石中似有核废料痕迹,由此推测这个地球上曾经有过更高级的生命。我对这种貌似无厘头的东西是有点相信的。那些高级生命互相争斗,终于同归于尽了。高山沉没,大海淹没了这一切。地球上一片死寂。终于有一天,一个单体细胞开始耸动,生命重新开始。鱼变鸟,鸟变猿,猿变人,古人变今人……我们这一拨人类,其实只是宇宙轮回中的一瞬。星球就是要赋予生命以贪婪,当星球承受不了的时候,就让贪婪爆发,或瘟疫,或战争,让他们自我毁灭。更也许,这个星球上如此这般的轮回不是第一次。此刻的人类,包括我,只是本轮轮回中的一分子。而这个小小的星球,亦不过微尘一粒,暗黑的宇宙,貌似死寂的太空中,有无数这样的星球,无数这样的轮回……

红树林是南海边的一种特有景观,所谓红树林,就是长在海水中的树。有灌木有乔木,常见品种:秋茄树、草海桐、桐花树、无瓣海桑,老鼠簕等等,高高低低,互为犄角。我仔细观察过,几乎所有品种都会开花。潮来,浑黄的水淹没了半截身子。潮退,则露出剑一样的呼吸根。这些根须一两尺长,坚硬,密密麻麻地拱卫着红树。它们在涨水时可以浮出水面,帮助主干呼吸。红树并非天生嗜咸,相反,即使在海水里,它所需要的和大地上的森林也没什么区别,不幸被上天弃于此地,必须夹缝中求生存,如同高山上石缝中的青松,有人夸赞其坚强英勇,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如果可以,谁会主动放弃水草丰美之地。

狂暴的台风到了这里,被红树林一挡,便如强弩之末。它们站在风浪的最前沿,最先感知生命的冷暖。正是这一片片挣扎的树林,涵养着伶仃洋的生机。除了浮在表面的小螃蟹和跳跳鱼,在树林的根基下面,生活着

各种贝壳类生物,筛目贝、栉孔扇贝、糙鸟蛤、马蹄螺、凤螺等。仔细看海边的礁石上,印着一块一块斑驳的白点,铜钱大小,像无端落下来的鸟屎。那是贝壳的残骸。贝壳硬,石头也硬,天生抵触的两种物品,活生生融为一体。离得太近,天长日久,终于生发了爱情。在红树林成片的水域,角毛藻、半管藻、辐杆藻、三角藻、圆筛藻等浮游藻类,层层叠叠,附在淤泥上,触碰一下,柔软潮湿,近处看,就像小山一样。看似肮脏,但有了藻类,便有了新哲水蚤、波水蚤、真哲水蚤等浮游生物,它们又为各类鱼虾提供了食物。

整个红树林恰似一座座高楼大厦。在这林立的大厦上上下下,甚至地下室都有生命在活动。刘毅在《中国国家地理》上撰文谈到弹涂鱼:“它们在滩涂上不断掘穴、搅动泥沙,提升了土壤的通气量,促进了包括红树在内的滩涂植物的生长;它们取食底栖硅藻,小型动物及尸体,同时又是众多水鸟和蛇的盘中餐,是潮间带物质和能量流动不可或缺的一

大家微语

不必证明

□夏生荷

●有类人处处都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,如果别人的观念和做法与自己不同,那就是错的。

●这类人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为标

准,去衡量别人的对与错,于是便会觉得孩子不对、父母不对、朋友不对……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,他们往往要找出一系列证据,不仅把自己搞得很累,而且还失去他人的信任和认可。

●其实,世界是丰富多彩的,并非非黑即白,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,不必事事都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

熬药记

□胡竹峰

让人安静,一时病体安详。直到现在,依旧记得葵骨火把的气息,还记得当年西药的气息。那是药水与药丸的气味,冰冷,不近人情,不像中药气味有一种温热。

少年时迷恋忧郁而又纤弱的旧时女子,遥想她们在阁楼上临窗听风、弹琴。落叶满地,雨打在芭蕉上,掷地有声,满屋子药气与茶香,还有淡淡的酒气。茶、酒、药,有共通的韵味,熏染了中国文化。

童年调皮,摔断过两次胳膊,我被祖父带去一个姓谢的中医那接骨,然后带回一大包草药。怕喝中药,太苦。祖母用一个黑色陶罐熬药,陶罐粗朴的身子上有一对弯曲的耳朵,看起来有些年月,据说是家传的。

熬药有学问,温度不能高也不能低,又不能让药气外泄,所以药罐不能盖盖子,最好用包药的白纸蒙住,用线系紧,为观察药汤沸腾,祖母说在上面放一枚铜钱。药罐下是烧得通红的火炭,鲜亮而美丽,映在祖母脸上,像夏日天空的晚霞。药汤滚了,热气冲荡得纸面上的铜钱轻轻

起伏,这时把药罐端下来,冷一会儿再放到炭炉上,如此三番,才算熬成。揭开白纸,扑面一股微苦的药气,瞬间弥漫了整间小屋。

熬好的药倒入瓷碗里,端在手中直晃悠,黑乎乎深不可测。这个时候我总要远远地躲起来,惹得家人好一番找,祖母哄我,祖父也慈眉善目装模作样喝一小口,说不苦不苦,我总不信。祖父大发脾气,我只好尝了尝,浓浓的药气似乎能从舌尖一直到脚板,浑身都苦了,索性闭气一口喝完。

这些年家人偶尔染恙,医生会开些中药。清晨或黄昏,慢慢熬药,熬草药,竟也熬出了兴致。一碗碗在药罐里淋入清水,以筷头轻压,看枯干的生命瞬间湿润起来。盖上砂锅,慢慢浸泡。水开后,热气四逸,药香渐渐入鼻。偶尔水位与火候掌握不准,要掀开盖子查看一次,种种草药交杂出微苦的药气扑面而来,汤汁加厚,有一味叫通草的中药迅速蜷曲着白嫩的身躯,如蛇行水上,猛一见,遽然一惊。